

孟子論衡

竹添光鴻漸卿氏手錄

一

□ 12
40
1



門仁
第 40
卷 1

井々竹添先生手錄

孟子子論文 全七冊

東京 奎文堂版

孟子七篇史記謂其自化注疏謂其徒所記
說不同而要之崇正道闢邪說則信如昌黎
所推其功不在禹下者使第尋章摘句儻文
弄瀆近于后世舉業制義之所為豈足以盡
其蘊哉然文以載道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蓋六
經四書皆聖人之文即皆聖人之道六經中尤奇
法謹嚴者莫如易春秋狀不可以文論論語記聖

孟子論文

奎文堂

門問答言簡意賅亦不可以筆灑求若夫氣盛
而言之短長高下皆冥浩然塞乎兩間沛然放乎
四海集義所生配衛而無餒者厥惟孟子昔者
山蘇氏志其文批臣行世子軾繼之錯綜變化蔚
為一代文宗故蘓氏一書搯觚家奉為圭臬管
人謂孟子文章惟老泉深尋其妙亮哉是言
國朝嘉慶時錦江趙氏增訂蘇批孟子然集諸

家論說埒以己意披讀之餘實獲吾心之所同然
究不若
漸卿氏此書之淹通經籍穿穴百家博而賅詳而
備因義不投因嫩不臻昔人謂趙氏為老泉功臣
及讀是書恐趙氏又瞠辱后已學者苟潛心于此
優游于其間默哉心通觀天文巨蒼變觀人文以
成化渙然釋然蔚如炳如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使天下后世因文以見道于以徧讀聖賢
 經傳不鷄循序漸進蘄氏于正大明之域故韓子
 云求觀聖人之術必自孟子始予亦以為讀孟子之書
 論孟子之文必自是書始壽之黎棗傳之后世汲引養
 正教思豈有窮邪吾願天下同志者勉于正不溺于
 邪競焉維此一髮將隊之緒烏虜豈非季札
 光緒八年廬江吳長慶敘于朝鮮甫次

孟子論文卷之一

據朱子集注



竹添光鴻漸卿氏手錄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二句立柱中用分頂後用倒結格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

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

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

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

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

不奪不廢句筆力斬截使梁王一腔熱念

如冷水澆背

收句如峭壁懸崖乃
文家歸題法之所本
也

○仁○義○二○字○只○如○此○輕○微○脫○過○用○筆○何○等○鬆○快
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王何必曰利二句立一篇之柱中間王曰節應何
必曰利句反連用王曰大夫曰士庶人曰作疊勢
此逆頂法也未有仁節應亦有仁義句反連用未
有仁未有義作疊勢亦逆頂法也結處若仍用前
語作收便屬呆板故急接王亦曰仁義句而以何
必曰利倒煞之收局便緊只此一篇開後人立柱
分頂結案無數法門○惠王開口便說利字孟子
開口便喝何必曰利通篇雖分利與仁義兩段其
實單破王之言利曰危曰戕曰奪曰遺曰後俱是
利字反面故結出何必曰利總是一破一利字利字
起利字結文有擒住一字橫說豎說無不一線貫
串者如此○此章主在禁王言利故王曰節痛陳
言利之害說得最是危悚動人○董思白論文九
字訣一曰反蓋反言最能聳動人精神也如此篇
若正言仁義梁王必聽而欲臥矣惟用反接將利
字害處說得痛快淋漓而以仁義之必無此害作

收則利之不當言較然矣非輕言仁義也蓋必技
去利字病根而後可與言仁義也可知作文不知
用反筆者斷不能說透題目也○文字須知翻空
出奇波瀾頓宕詳略相間之妙如此文而已矣下
忽有王曰云云撰出虛景如海市蜃樓聳人耳目
此翻空出奇也自王曰至百乘之家如黃河一氣
瀉下其勢直矣萬取三句將筆提起如水勢作一
洄流而愈覺其洶湧此波瀾頓宕也求利之害已
痛言之仁義之利復如此痛說則文字累贅不靈
看他只將上邊一掉轉而意已足是少簡勁跳
動此詳略相間也○仁義之益入國多矣豈止不
遺不後而已曰遺曰後實從上戡奪生下此二句
不過於上節
作一反照也

尊仁義而黜利是孟子一生抱負故以此為首篇
也○叟非絕句連下文讀○當時游說之士見諸
侯王皆言利人之國故王謂孟子亦將有利吾
國古之帝王皆以仁義為治平故孟子曰亦有仁
義而已矣兩亦字中皆含有事實而已矣三字見
此外再無足言且亦不可言也○萬乘千乘蓋就

當時之實言周季諸侯兼并僭竊擁萬乘者有之故大諸侯皆稱萬乘若曰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曰不受於萬乘之君曰刺萬乘之君曰萬乘之君行仁政皆是又曰方千里者九曰以千里畏人千里即萬乘矣乃此萬乘指諸侯也非謂天子千乘之家指國臣也非謂天子公卿如晉六卿魯三桓齊田氏之類皆可稱千乘矣○韓魏趙分晉而魏今最大孟子說到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眼前實事惠王聞之能無悚然聳懼乎○注方百里出千乘者失算是沿趙注之謬也朱子於詩傳明言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矣若求其詳漢書刑法志云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丘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

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然此古制乃爾非孟子所指也○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承上文萬乘千乘則此亦謂車數注所云每十分而取其一分是也取猶得也非侵取之謂○後義先利先後只當輕重字看非先利而後及義也後義先利只指在下者言其根源却在上不遺不後亦是下人事必上之人先行仁義方有此效○仁義原非二事故後義先利不必補仁字於文亦便○魏世家三十五年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注因之此不然也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己酉明年庚戌魏武侯擊卒子瑩立是為惠成王明年辛亥梁惠王元年以三十五年乙酉計之孟子止三十七歲耳而惠王以叟稱之乎孟子至梁當在惠王後元十六年辛丑孟子時年五十有三矣○卿所謂老而之魏者信也史記魏世家六國表並云惠王在位

三十六年始辛亥終丙戌司馬溫公以魏史書魏事必得其真故通鑑從竹書紀年而不從史記以惠王在位凡五十二年始辛亥終壬寅以孟子經文證之通鑑較是蓋惠王惟東敗於齊是三十年庚辰事至三十六年改元為一年其後元六年辛卯七年壬辰八年癸巳皆數獻地于秦所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也而楚襄陵之辱又在後元之十三年戊戌是惠王在位實有五十二年明矣是時井制壞學制亦壞滕文公雖賢而其地僅五十里耳於天下舉安之志固未逮焉於是孟子去滕之梁彼齊宣好勇好貨好色猶不害為善而魏營好戰孟子遂以為不仁大抵梁民內死于賦者半外死于兵者亦半惠王經三折之後幸孟子至焉不思奉國以從猶皇皇焉唯利之問豈知仁義固未嘗不利哉杜佑通典引君卿之語曰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敵於外若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而誘之哉○蓋秦之併天下自三家分晉而力不足以禦秦始秦之有韓魏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其實三家又唯魏最強梁河東今之安邑等縣梁亦有河

西六國表魏入河西地于秦是也梁河內今之河內濟源等縣梁亦有河外蘇秦傳大王之地北有河外注云謂河南地是也河東西亦謂之河內外魏世家無忌曰所亾於秦者河外河內是也國居嶺阨之西地最險要為東諸侯之蔽周顯王十九年秦徙都咸陽與魏界高陵尤密邇故商君曰非魏并秦秦即并魏魏塞秦之衝秦人安得出入于其間使天下徧受其禍哉自周顯王二十九年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又數破魏於是徙治大梁去河山之固而就平衍四達之地棄文侯武侯兩代之霸業而為新造之邦始也不過偷旦夕之安卒不振以底于亡所謂我能往寇亦能往者未幾而秦兵至大梁矣又未幾而秦伐我圍大梁矣然則謂畢萬十葉已亡于魏號為梁之日也可其稱梁者猶之趙改國號曰邯鄲韓改國號曰鄭是也梁襄王六年復改為魏而孟子已去梁有年矣故終七篇止稱梁云○孟氏譜謂周定王三十七年己酉孟子生報王二十六年壬申孟子卒壽八十四有明以來考訂家於孟子之卒皆從譜說緣與本經符合也至於其生之年則誤矣竹書定王

止二十八八年無三十七年一誤也定王自癸酉元
 年至庚子王陟有己亥無己酉二誤也若自定王
 己亥至赧壬壬申則孟子年當一百五十四尤必
 無之事陳士元孟子雜記則謂孟子當生安王時
 定字乃安字之誤然安王自庚辰元年至乙巳王
 陟凡二十六年亦有己亥無己酉若生於安王之
 己亥則孟子年亦當九十四皆與譜不合惟自赧
 王之二十六年逆而溯之至烈王之四年己酉適
 八十有四孟子明明自云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
 孔子卒於敬壬壬戌距烈王己酉一百八年與孟
 子合是史記三遷志謂孟子生周烈王四年者較
 譜說足據也孟子之年以七篇之文斷之孟子之
 遊亦以七篇之文證之而已史稱孟軻前後凡兩
 至齊中間適魏他無聞焉今觀公孫丑問夫子加
 齊之卿相而曰我四十不動心知其為四十歲以
 後之言也充虞問夫子若有不豫色然而曰由周
 而來七百有餘歲知其為八百歲以前之言也自
 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至顯王四十五年丁酉計
 之猶未滿八百也時孟子四十九歲矣是孟子前
 客齊當在周顯王三十七年己丑至四十五年丁

酉九年之間去齊乃之宋之薛以陳臻問魏而知
 之也去薛乃由鄒之滕以世子過宋然友之鄒知
 之也然合之亦不過一二年周顯王四十八年庚
 子齊封田嬰于薛而孟子在滕矣時年五十二歲
 其明年為慎靚王之元年辛丑孟子至梁惠王稱
 之以叟又明年壬寅惠王卒襄王立而孟子去梁
 在梁者甫二年不若前居齊之久也於是復自梁
 之齊為齊卿又自齊葬母于魯居喪三年反於齊
 而當齊人伐燕時周赧王元年丁未齊宣王之十
 九年也孟子五十九歲矣至周赧王三年己酉燕
 人畔而孟子再去齊前後在齊者合閱七八年夫
 然而復之宋與戴不勝語稱宋王是在君偃僭王
 之後可知也夫然而卒歸魯觀臧倉言後喪踰前
 喪是在葬母反齊之後又可知也孟子蓋年六十
 餘而轍迹終焉君薨然後稱謚梁襄王魯平公並
 卒於周赧王之十九年而孟子猶及見之時年七
 十七歲則譜稱壽八十四之說信也約而論之大
 都前四十年居魯為講學之時後二十年退魯為
 著書之日中間傳食諸侯
 止二十三年事蹟耳

王立於沼上章

立案分應後不另結格

提筆奇橫恣肆極鼓舞亦極悚惕

緊接詩意作一總頭逼出借樂倒煞能樂矯如龍虎

民欲與之偕亡止頓一句短音促節不堪聞矣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叔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此篇亦以賢者二句立一篇之局，以下分頂二段，似與首篇同格，而實大不同。首篇中二段用議論分疏，此篇中二段用引述分誼。首篇用王曰未有作反接，此篇用詩云湯誓作突接。首篇分寫二段，末用收結，此篇分寫二段，截然竟住，不用收結，但上段故能樂句已結，賢者樂此句下段豈能獨樂句已結，不賢不樂句則首篇是單結法，此篇是雙結法，兩篇文字同一格局，而變化出奇如此。只賢者而後樂此，正答下句乃反言以決之，非對論也。○借字獨字係樂不樂所以然，最是兩段緊要處。上段重借字却不一直放出，故作盤旋頓挫之筆，如春月風日之駘蕩，妙在用曲逼下段重獨字，偏緊接書意，疾忙說出，畧無含蓄，如冬月巖松之挺挺，妙在用直放，蓋曲後用直，即曲者轉覺便利，直前用曲，斯直者無嫌突盡也。○上引詩極繁，下引書又極簡，繁簡相間，化板為活，亦古文錯變之法。○文字引證引喻，須貼切不泛，又須新奇，拍合本旨，須靈快，輕便不費力，觀詩云靈臺二節與下章王好戰節可悟。

此一見乃在其國而燕見之與初見不同○麋鹿之類在藪曰麋在山曰鹿○顧鴻雁麋鹿曰為句非顧不在孟子也○賢者謂賢君非指孟子王意賢者未必樂此乃漸詞不是疑詞○經始謂始經營之倒字也經之以度其地營之以正其位○不日與國風不日有暵之不日同詩中語自如此或疑臺非一日可成乃欲從舊注不設期日之說是不解詩語者也○勿亟言文王不督促也是詩人言如此非文王有此語勿字當做無字看注拘勿字恐失○王在靈囿此為鳥獸特舉靈囿耳其實臺沼皆在囿中注宜云囿中有臺有沼不得云臺下有囿○鶴詩作翯从雀从霍从高古多通用○以民力以作用字看○民歡樂之音義曰本亦作勸樂左傳昭九年叔孫昭子引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杜注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眾民自以為子義來勸樂成之正義曰眾民以為子成父事而來勸樂而早成之耳是可知晉唐時本皆作勸樂故杜注孔疏據之與孫宣公音義合○詩小序民樂文王有靈德據此則靈臺因文王之德命名也靈如靈雨之靈說苑脩文篇云積

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其義與小序合矣如說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為則靈却屬民不屬文王○舉文王以概古之賢者故煞句直曰古之人而不曰文王蓋言文王似止此一人為然而曰古之人則見賢君莫不皆然也○時日害喪湯誓故傳謂比桀於日是也詩柏舟毛傳曰日君象也月臣象也東方之日傳曰君明於上芳日也是詩人之辭每以日喻君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此兩句乃韻語疑是夏民歌謠之辭故與詩義相近也韓非子內儲說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哀六年左傳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並古人以日喻君之證不必據尚書大傳為因桀自言而日之害曷通猶云何時也

寡人之於國章起結用喻中分二段末用反收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

若先說無望民之多於鄰國然後以譬喻曉之文勢便平看此何等奇快

此段直叙突兀老橫若與上不接續者俟語勢既異然後倒跌出王道之始向來遂覺精力百倍

提王道之始將移民移粟壓得粉碎却只為下段作引襯法五畝一段方正陳王道

此係孟子實在經論故不憚詳言之

刺人而殺即從上以戰喻生來可謂文生情情生文末一句迴綴王字帶應不加多意密甚

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

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

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

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

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

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

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

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

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

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

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

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惠王自矜移民移粟欲與鄰國較量民之多少孟子開口突用王好戰喝起將王與鄰國較量之意於譬喻內發明此段文字得劈空指點法中間二大段上段言王道之始三疊不可勝句下段言王道之成三疊可以句上段以穀與魚鼈四句複寫上文跌出王道之始句下段以七十者二句複寫上文跌出然而不王句文章用疊句則層次深厚用複寫則跌宕有神歐蘇之文善用疊善用複皆

祖乎此上段以王道二字作正結下段以不王二字作反結此是變法○王好戰用一喻起收處刺入而殺之又用一喻以相應姿態橫生精神完固亦極有色澤○不違段叠用五也字五畝段叠用四矣字末又用一也字與前段合成一片筆勢凌雲○王如知此二句是一大呼王無罪歲二句是一大應中間二節文勢魚貫而下如珠走盤如馬下坂至末節忽換以龍跳虎臥之筆最是奇觀○文章之妙順逆吞吐之間而已此篇狗彘數語原可直接則無望句王無罪歲即包不違二節在內若不違二節而以天下之民至焉收結便平庸而拖沓矣知其妙者可與言文○此章講家多重看罪責他罪歲之意梁王之意不過自恨其不富庶耳何嘗有罪歲之意乎孟子人死則曰二句蓋言人死皆王殺之耳所謂王無罪歲者蓋言王當先發倉廩後行王道耳又何嘗責他罪歲此章大旨以民之加多為主梁王是望民之多於鄰國孟子是言這般行徑不能使民之多於鄰國惟能行王政

則天下之民至不但多於鄰國已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句是因他河內凶河東凶揀出空子來極言其不知發不知檢耳其實梁王無此意無罪歲句乃承上句就勢說下句內包三層意先發倉稟一意也行王道之始二意也行王道之終三意也只用無罪歲三字省却多少言語蘊藉之至若認定無罪歲三字是責備梁王罪歲便與通章脉絡神氣不合○首章言仁義次章言與民同樂即五畝之宅一節事正孟子一生經濟來梁所欲行之於王者乃言仁義而王不知問言與民同樂而王又不知問今不得已於王不加多之問乘此一機帶口說出盡心與用心稍異盡心是心無餘蘊就內言用心是用心於民政就外言○焉耳助語與焉爾同趙注為懇至之辭者下有矣字而上又置焉耳二字以鄭重之故也○周官大司徒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古者耕九餘三雖遇歲祲中家皆可自保其餘貧民則發縣都之委積其遇大荒則移民以就粟按荒政十二有散利而無移民移民大荒之事移粟是散利之一也蓋梁之民凶年有散

而之四方者故移貧民以使之不流亡移民之粟以紓凶荒之苦此惠王之所以為惠已○移民非必壯者移老稚留之謂蓋老稚亦有耐移者壯者亦有不得不得留者如疲癯殘疾固不能移又如極老若產婦亦不能移凡其有待待養看護者壯者不能不為之留各從其便耳○加猶曰漸次少是兼消耗逃亡二意多亦兼繁衍歸附二意○百步五十步與牧誓六步七步之步同只是步趨不拘六尺為步○直特也但直特古同聲史記叔孫通傳云吾直戲耳漢書直作特○憾猶云遺憾也謂有所不足而嘆言食物材木備具生死無不給之憾也非謂民不恨上朱注以憾為恨故生得民心之解耳失正意○是時法制未能具備且就目前安插其民使生計稍立然後徐為之圖爾若民壽富孝弟帛肉不戴之類則未也故為王道之始言行王道以是為下手之初耳○五畝之宅一處五畝百畝之田九區百畝正文太明白蓋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別以五畝為一處取於便農功通饋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聚為一邑置堡以相守

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為邑也○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漢書食貨志之文班固據毛詩中田有廬以創此說然廬寄也謂田間憇息守畝之所耳不可混冒宅名以合五畝之數夫田中有樹必妨五穀春令民畢出居野冬則畢入於邑煩擾亦甚民必不樂先王因民立法不如此也古者耕者有餉餉者婦女齋食往飯耕者於田中所以省其往還之勞而便於耕者若以廬舍為家而婦子居焉則可就而食也夫廬舍之與耕處相距幾何復何用餉為○仁政不過教養二項而教中有養養中有教五畝之宅數句是養之事而五十衣帛七十食肉則既有教存焉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是教之事而曰頒白不負戴則教亦是養矣夫既富方穀母養而父教之仁政於是乎舉矣○古者五百家為黨黨有庠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序至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則立之校通一國而後立之學大抵田間子弟未有不游之於庠者在庠之優者則進於校至校之優者則升於學夫是以在野無不學之人

孟子論學
卷之二
十

以此也此處根上田宅說來故只舉庠序若論備制則當兼設學校如告滕文公所云矣至庠序之教其詳雖不可悉考然庠之主於養老名義甚明而序之為射則以鄉射之禮行於州序故也考儀禮將行鄉射必先鄉飲是禮之行要皆老老長長之為則亦未遠於庠之意也蓋此二者皆以其人甫離乎農畝故其教惟先乎本行本文又足一語云申之以孝悌之義意正如此至鄉校雖亦小學然德行道藝已無不兼舉至大學之道則天德王道燦然具備朱子所謂以達其技者非庠序時之所遽及也○申乃約束之義漢書文帝紀勒兵申教令元帝紀公卿其明察申教之師古注並以申為約束說文申部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白自持也是申之訓束乃其本義申之以孝弟之義謂以孝弟之義約束之也○黎眾也黎民汎言民庶不必為黑髮以對七十者七十者衣帛食肉則就黎民中特舉之耳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者言至此年紀必不可無帛穿必不可無肉食若未五十者便無帛亦不至凍未七十者便無肉亦不至餒非斷不得衣不得食之謂○然而

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云如是而也○狗彘食人食是王之六畜肥而民瘠也注得字失語氣○塗有餓莩莩當从受作莩莩與莩不同莩音字說文草也趙注餓死者曰莩詩云莩有梅莩零落也然則餓莩猶云餓落毛詩標字正莩之假借凡餓莩莩落字今从莩者受變為字信之乎傳寫誤爾莩亦作殍○程子當其開說之初便論天命恐是大早計且似以位論王與其論管仲不能致主於王道相矛盾矣王只是王道人心所歸往即其實也○不必以躬踐天位言湯七十里西伯百里其道則皆王道矣惠王望民之多故孟子舉其實耳下文斯天下之民至焉是一王字○春秋時五霸迭興臣強君弱漸有驅制同儕決裂臣道眇視周君之意故孔子作春秋寓意於尊周所以維持臣道也孟子時七國雄據其地強悍自用而草菅人命各圖恢擴孟子游齊梁說以王道所以維持君道而已與孔子非有異也

寡人願安承教章

全篇用反格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

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

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

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

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

民饑而死也。

父母句，似乎情親意熱，不免句，何等慘刺傷心，以上句反觀下句，尤覺排側動人。

孟子方是對惠王承教之問，乃通篇不曾正說一句，自首至尾，俱是說他所行不仁，全是反說文之全法，以反面作正面者，俱如此法。前二節用反覆問難法，令他自己決後二節用層次辯駁法，令他自己總之說他，不仁處正是教他仁處，佛氏地獄變相即此文法。○善作文者，正面不多幾筆，其餘或援

古以証或罕譬而喻，皆從旁面襯染，以醒出正面。操縱之以取勢，跌宕之以生姿，而文自然入妙矣。此章只說梁王之以政死民耳，而前用挺刀引出後用獸相食象人而用跌出波濤洶湧。○庖有肥肉，四句是使民飢死，正面率獸食人，是以政殺人替身語。○若曰：是以政殺人，也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以政殺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則直捷矣。今却曰：是率獸而食人也，語更沈痛，因此生出獸相食一陪，更極絢爛。○作俑無後，意極狠毒，著在前面，而以如之何煞住，却又搖曳不盡，極文情之妙。○中間指陳時弊，言言迫切，如暴雨逆聲，迅雷擊物，令人毛骨悚然，繪流民圖者，無此的確酸痛也。末路文勢將竭，乃又忽離忽合，忽斷忽續，寫得岌岌震動，令中間文字分外添出一番氣色，可稱後勁。惠王此問，不必承上章說。○願安承教，安乃語詞，猶焉字也。漢書史丹傳：安所受此語，師古注曰：安焉也，是安焉二字古通用。論語子罕篇：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新序雜事篇：引此焉作安。季氏篇：則將焉用彼相矣。漢書王嘉傳：引此焉作安。並其證。

仁政是大主腦、刑罰
稅斂耕耨孝弟等項
俱包於中而又特提
壯者預為撻秦楚地
故

也願安承教猶云願焉承教趙朱訓為安意是誤
以語詞為實字矣○對字與答字稍別孟子對惠
王承教之言故發問亦曰對非答其問貝○殺人
以挺與刃謂殺人以挺與以刃也非謂左挺右刃
以殺人省一以字語捷耳○注象人猶云偶人故
曰用朱注往往用此法非解正文象人為偶人也

晉國天下莫強章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
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
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
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
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
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

推原可達之故一層
分作兩層筆鋒犀利

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
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
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梁王之問欲雪恥也孟子之對正教以雪恥之道
也王如施仁政於民以下至末是正意其曰地方
百里而可以王者乃高一層起法言以百里之地
圖王尚且不難况以千里之地報仇更何難之有
哉此是孟子文章靈竒跳脫處講家見一王字便
謂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遂將
百里可王句作通章之主誤矣○王無可如何而
孟子則曰可王又曰可撻王可字正相呼應○施
仁政節是主意前用高一層法後用推原法筆勢
如龍跳虎伏不可捉摸○王如段從王說到鄰國
彼奪段從鄰國說到王有回環法下段疊用彼字
有變換法○三節非對搭文字上節似言我有勝
形下二節似言彼有敗勢然其實上節意已盡矣
恐王視秦楚太大疑孟子之言太奢是以又將秦

楚之民自不與敵以申之引古語作証以王請勿
 疑結之○施仁政便是仁者制梃撻秦楚便是無
 敵夫秦楚非小弱也何以制梃可撻哉蓋彼既陷
 溺其民夫誰與王敵語氣是如此○梁王之言來
 得衰颯故孟子先以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二句一
 提以振作其氣鼓動其心氣象何等雄偉王如施
 仁政以下申明洗恥之本皆洞切時勢以立言指
 陳利害愷惻詳明末二句借証作結束簡峭蒼寒
 有古柏高松挺
 然孤立之狀
 東敗於齊孟子又曰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
 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
 弟以殉之明指此事但云大敗云復未有注及者
 按周顯王十五年丁卯魏圍趙邯鄲十六年戊辰
 邯鄲降齊齊使田忌孫臏伐魏敗魏桂陵時惠王
 十八年也惠王初立即與二家不和後遂相讐無
 已曩者邯鄲垂捷中敗於齊固無時不圖報復者
 至三十年庚辰為周顯王之二十八年又令太子
 申為上將軍以伐趙惟其為趙也故曰復惟其在
 桂陵之敗之後也故曰大敗將復之此孟子之經

之明注也然則魏世家魏伐趙趙告急齊之說不
 為無據因趙與韓親共擊魏不利致韓有南梁之
 難而請救於齊故田齊世家又曰齊起兵救韓趙
 以擊魏也孫子列傳謂魏與趙攻韓則誤已○西
 喪地於秦七百里賈誼過秦論言秦孝公據殽函
 之固擁雍州之地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之強實
 自梁始按周顯王十五年丁卯梁惠王十七年也
 魏與秦戰元里魏師敗秦取魏少梁少梁故城在
 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古梁國也注引為喪地
 於秦之證又因少梁無七百里故曰後魏又數獻
 地於秦案顯王三十七年為惠王後元四年己丑
 梁以陰晉和秦更名寧秦六年辛卯梁予秦河西
 之地秦圍梁焦曲沃七年壬辰秦渡河取汾陰皮
 氏八年癸巳秦公子桑圍梁蒲陽降之梁盡入上
 郡於秦至此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蓋梁地自河
 西逶迤而至河南幾將二千里蘇秦言地方千里
 者從長而橫不足截長補短算也惠王蓋就成數
 約言之猶曰十已喪七耳閻百詩謂七百里即惠
 王三十一年辛巳割河西之地獻于秦以和者非
 數獻也不知辛巳當顯王二十九年時魏瑩以安

邑西偏於秦遂徙大梁以避之實未嘗割地秦本紀魏世家六國表皆謂獻河西地在顯王之三十一年此史記之足信者也即河西地止自華州北至同州一帶亦無七百里唯丹廊延綏等州北至固陽盡為秦并則自鄭濱洛以北向所為築長城以界秦者都委棄之夫然而秦更無阻於魏也秦無阻於魏而魏先折而入于秦矣魏折而入于秦而山東諸侯且徧受其禍矣然則自己丑以下四五年間魏數獻地於秦並惠王改元後實事不知者悉舉而屬之於襄王誤已○南辱於楚惠王既不得志於秦連年伐楚紀年周顯王二十二年甲戌魏孫何侵楚入三戶郭明年乙亥魏魏章帥師及鄭師伐燕取上蔡孫何取濇陽此梁惠王二十四五年事皆在三十五年乙酉以前辱楚而非辱於楚也改元後七年壬辰楚威王卒于懷王立魏又乘楚喪伐楚取陘山楚使景鯉于秦聲言將與秦遇謀報梁也魏營好戰秦難未已復與楚仇至後元十三年戊戌楚昭陽敗梁襄陵卒見挫焉非不幸也注遂取為南辱於楚之證惟云亡其七邑七當作八耳紀年在周顯王四十五年當梁惠王

通篇文字俱包在出

後元十二年丁酉史記較後一年然實是惠王非襄王故曰及寡人之身云爾紀年以魏史書魏事必當得其實也○廣雅釋詁云比代也蓋比者以物擬物之義比死者言身代死者以雪恥也後章比化者之比可參看死者指太子申及戰亡將卒○仁政兼教養自省刑罰至出入二句皆說仁政之施當如此蓋首刑罰薄稅斂是君事深耕以下四句是民事但使民得然者仍係君政○深耕易耨易與深對蓋坦平整齊之意滕文公篇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亦同○暇日之暇與奚暇治禮義哉之暇同孝悌忠信原民自有之物故曰其節文其過不及故曰修○制當讀為掣揭也是借言陷言擠于溝壑也阱則出於人為非此取譬之類

見梁襄王章 化叙事為議論格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

語人曰四字內前半句句摹神後半正喻夾發用筆縱送駢宕極走馬行雲之妙

王曰孰能與問得原可笑孟子亦止以淺語答之天下莫不與苗之興誰能禦似諸似狂

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此章製格甚奇通幅皆是出語人曰語此文家運實於虛之法。若正作問答之文自應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句為主。今皆為語人之詞則一切議論都成蠶樓海市矣。孰能一之孰能與之皆王問也而無兩曰字蓋有兩曰字其勢便稍緩惟突如其來止見隨口直接略不存想亦所以形容其

卒然也。○想其卒然急遽之態必有許多可笑處。故孟子以孰能禦之誰能禦之對之雖是正論而中藏冷敲暗打之神然則襄王之醜態雖後半未之及而其實始終未嘗放鬆也。若徒看作危言莊論則章法不幾於首尾橫決乎。○前已以苗為喻後又以水喻一正意而兩喻相形長短不一尤古文神筆。

蘇秦言魏君擁土千里帶甲二十六萬恃其強而攻邯鄲從十二諸侯以朝天子以西謀秦楚世家所云三晉益大魏惠王尤強者此也。惠王初政實勝他王中晚始漸為秦困七篇中與惠王語止五章孟子原想為桑榆之補而卒不能新君初服注目共瞻又出乃考下遠甚所以孟子去魏也。按周顯王四十七年己亥張儀相梁犀首弗利時惠王後元十四年也。至慎靚王四年甲辰為襄王二年。梁因張儀請成於秦犀首相則辛丑壬寅兩年孟子在梁正張儀為相與景春論大丈夫當在此從衡捍闔之士闕之唯恐不力謂儀相而孟子尚可留乎然則孟子於辛丑至梁明年即去不旋踵而

梁襄首敗從約致強秦坐成兼併之形魏一搖諸國動矣襄王卒于周赧王十九年乙丑孟子七十歲矣襄先孟子而卒此襄王之蓋所以猶見於經也○孰能與之能字甚輕因前後例聯之耳與字與以天下與人易之與同言孰能以己之人民與之而使之一也然世固無有以己之民與人之事煞是難說是以止說民之歸如有不與則必能禦民之歸而後可既不能禦則未嘗與而猶之乎與之矣故曰天下莫不與也○沛然下雨文公十四年公羊傳云力沛若有餘注云沛有餘貌華嚴經音義引文字集略云需謂大雨也大雨亦有餘意○廣雅釋訓沛沛流也劉熙釋名釋水云水從河出曰雍沛言在河岸限內時見雍出則沛然也水之雍出與雨之下注同故皆云沛然言民之來如水之湧也○孰能況誰能切

齊宣王問章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

可得二字問得鄭重一段散羨幾幸之情

如見孟子開口便將齊王歎羨桓文一腔熱心掃得冰冷

臣聞之一段引述處妙在一字不肯遺

是心以下三句一句一轉抑揚擒縱之妙如弄丸

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接○口○便○筆○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急○問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折○得○倒○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自○疑○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自○問○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一○句○破○的○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與○王○笑○曰○對○照○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急○問○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

即便蕩宕開去。若惟恐傷之者。攻擊愛惜之情如畫。

此段文勢浩如江河。重如山嶽。是文字中權一篇最得力處。

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揮○空○一○刀○直○刺○要○害○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賔○主○齊○行○雲○捲○霧○飛○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他○難○王○却○明○明○說○他○易○王○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接○頭○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

即用王所引詩中一度字還問之妙甚

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

說得情勢的確明白

上說如緣木求魚又說後必有災一連兩番按抑使齊王神消氣阻如病人更經重創奄奄欲盡若不極

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

力誇以可喜可幸之
事便發動其委靡之
氣不來此段正足與
上二段相賞

○明○選○上○莫○能○禦○
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惜不能進於是矣。願夫
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
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
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
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
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
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
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
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

結局處連用四疊文
法更復說衣帛三句
單收波瀾洶湧氣象
崢嶸格法嚴整真是
徹底神力

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
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
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通章分五大段。看自首至王之不忍也。是許王不
忍之心。可以致王。次至遠庠序也。是啓王察識此
不忍之心。次至孰能禦之。是言不能擴充此不忍之
心。次至孰能禦之。是言不能擴充此不忍之心。次至
大欲。次至末是言擴充不忍之心。則大欲可遂。其
本在制民恆產。一篇主意在不忍之心。可以保
民而王。而保民之仁。又在制產。看他五段中處處
將不忍字。心字。保民字。王字。仁字。政字。層層點逗。層
層呼喚。或用埋伏。或用照應。此文家顧母之法。
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王開口便是大欲所

發動無以則王乎孟子開口便含要發政施仁兩語已將通章精神振起又極渾含大凡文字發端處須如此○起數節王將齊桓晉文說得太重孟子說得極平常王將王字看得太難孟子說得極容易王將自己看得太卑孟子說得極有作為皆是一味鼓舞○曰可一口慨然許他略無矜重妙○是心足以王矣突然許他一句於最小中見最大○令無處摸索○百姓皆以王為愛也二句纔一難令齊王無處着想○君子之於禽獸數語非問文蓋上文文氣俱緊非此則無以舒其氣此如名山突起峰巒之後必有漫衍坡坂數十里者是也○此心之所合於王者何也句要知自何由知吾可也一問以後齊王急欲明此一事却被易牛事牽纏問難到此不禁湧出○曰有復於王者云云齊王急急問可王處孟子却用譬喻反詰之一路蕩漾排宕住而不往斷而不斷縈迴牽拂怡然入人○齊王知愛牛而不知愛百姓所以不令于王者正在此孟子偏舉此一事以為足王愛牛本易愛百姓本難孟子却將百鈞一羽秋毫輿薪比

喻變易是非倒置難易橫說豎說自成文理真大無碍辨才○老吾老二句是說推其老老幼幼者以保民天下可運於掌言舉天下而惟我所欲為是說可以致王天下此數語雖是保民而王正面然此只要說出王天下之易來意在運於掌及兩而已矣○引詩三語特為揭出心字言不過舉此戚戚之心加於彼而已推恩即推斯心故推恩句遙接是心足以王矣正答他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一問大過人指保四海善推其所為指推恩保四海即王天下○推恩甚易不過舉心加彼而已能推便可保四海此心所以合於王也而有不忍之心而不善推何也本節語意不過如此○前面比喻譎肆文勢排宕到此忽入正論典切深厚令聽者肅然起敬○抑王興甲兵節既云王請度之宜待齊王自言其故乃急說抑王興甲兵四語反代他揣摩何也蓋百姓之重於禽獸愛百姓之當先於禽獸此理最明齊王之能加恩禽獸不能加恩百姓此事易見此一請度直令齊王閉口無言再難答應若不用抑王一轉下面許多議論俱來不得矣蓋進言之法有閉塞他到極處令他

自尋出路時有閉塞他到極處我却為他開一出
 路時此中機用但可意會不可言傳○上文逼得
 太緊了故肥甘云云故作游衍王之諸臣皆足以
 供之不是笑罵齊臣只言此皆不須求求的畢竟
 是何物欲闢土地四句排宕而出極力鋪揚如花
 如火使王色飛以若所為三句冰泉雪水劈面一
 淋使王骨戰○殆有甚焉更加一淋○上太緊了
 鄒人一喻略作一舒○蓋亦反其本矣句輕輕畧
 帶五畝之宅意却不遽下含蓄頓挫養意養局之
 妙在此○然則以下激電奔雷蓋亦反其本矣句
 頓然一霽今王發政施仁下忽換出一片景星慶
 雲氣象使人心曠神怡○今王發政施仁六句一
 氣讀去其如是孰能禦之正應莫之能禦也作一
 重大結束○此段極力一提不說正意先將功效
 痛快淋漓數落一番使入神氣飛揚羨慕不禁文
 勢亦如高屋之建瓴水○願夫子輔吾志句前俱
 說心到此變心言志心纔動時如草木微有萌芽
 志則心有所之已專向此一處齊王被孟子攻擊
 鼓舞一番心中便真要如此做去故下曰明以教
 我又曰請嘗試之○明以教我句孟子前雖許他

可王只是到要緊處却半吞半吐一味左推右敲
 故此曰明以教我亦是虛心亦是着急○我雖不
 敏請嘗試齊王到此一槩雄心雜念被孟子掃蕩
 洗剔得乾淨胸中空洞無物真可為受教之地故
 下文直言恒產○若民則無恒產段此雖直言恒
 產却不遽說五畝之宅先將恒產關係處極力洗
 發一番最痛最切○是故明君段極力洗發制恒
 產之利○今也制民之產段極力洗發不制恒產
 之害○盍反其本矣句自鄒敵楚以前俱是攻擊
 辨難只老吾老一節畧與五畝之宅一照至今王
 發政以下將入正意却極力提唱如不忍遽下一
 連四段然後結穴如長江大河百折而入於海真
 是氣力千鈞光銳萬丈○謹庠序之教三句天下
 之所以亂在民不聊生民所以不聊生在上失其
 養故王政以養民為大其所以教民者欲使老安
 少懷只是全一養字故禹謨曰德是善政政在養
 民孟子深見此意其陳王政亦是養意居多至于
 謹庠序申孝弟而曰頌白不負戴可見教亦是養
 ○老者衣帛食肉二句畢竟歸結在養上○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又作一重大結束○章首保民

而王莫之能禦一。提章末禦字，王字作兩處，應全不板樣。○實着只在五畝之宅一節，此理雖萬世不易，若開口便說，竟屬老生常談，聞者厭矣。看他千回百轉，無數波瀾，頓挫峰巒，起伏簇擁，五畝之宅出來，真是可駭可愛。○五經皆莊重典醇，獨詩有比興，引物援喻，入人最易，故諫論之文，必參風義。篇中如百鈞一羽，秋毫輿薪，拔山超海，緣木求魚等，不特罕譬明理，亦使文字點染生動。○文章之訣，一曰離題，本如此文，却如彼，所謂意與題相生，不與題相迫，此離字妙用也。此篇是心足王之，下本可直接此心之所合於王者何也，却幻出百姓皆以王為愛一波，此心之所合於王者何也，王請度之，以下竟可直接五畝之宅云云，却又生出興兵構怨一波，逼取他大欲出來，求吾所大欲之下，又可直接關土地云云，若是其甚之下，又可直接鄒人云云，蓋亦反其本矣，之下，又可直接五畝之宅云云，請嘗試之，之下，更可直接五畝之宅云云，文乃不然，偏處處突起波瀾，令觀者迷離晃眩，而本意更為明快，此離合之妙也。

史稱孟子道既通，游事齊宣王，並未詳在何年，說者遂有分一王為二王，混兩至為一至，按史記通鑑，並記齊宣王在位十九年，惟史記始己卯終丁酉，通鑑始己丑終丁未，較後十年，竹書紀年則又後通鑑十三年，後史記二十三年，而始辛丑終乙丑，凡二十五年，今以孟子之書考之，前後兩至齊皆當于宣王之世，宣王元年當從通鑑前乎此則威王也，孟子實未見威王，而謂齊威王問好樂者，非也，宣王在位亦不止十九年，後乎此則湣王也，孟子實未事湣王，而謂勸齊湣王伐燕者，亦非也，孟子前後再至齊，其初至當在周顯王三十七年，己丑，齊宣王元年，孟子年四十之後，其前去齊當在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齊宣王九年，由周而來，未滿八百歲以前，是皆以七篇之文斷之也。○無以則王乎，越世家越以服為臣，漢書張良傳羽翼以就，皆以以為己，荀子非相篇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則又以己為己，以後篇木若以美然，不以急乎，不以泰乎，皆以己通用。○可以保民乎哉，據乎哉兩字，王胸中既有必不能之意，存焉，非直問詞。○王坐於堂上，堂是離宮，非朝堂。○將以覺鐘，覺

血祭也其禮有二一殺牲以血塗之即以為祭是也一殺牲薦血是也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先鄭云釁謂釁鼓也春秋傳曰君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樂記車甲衅而藏之府庫羊人凡沈辜釁恥共其羊牲先鄭云恥讀為漬漬軍器也蓋初出師時軍器自鼓以下皆釁其祭名釁師還復釁其祭名漬對文則異而散文皆曰釁也凡此皆因出師而祭乃塗血之釁也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先鄭云釁讀為徽雞人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凡此皆因尊貴之器有神歲一祭之乃薦血之釁也若其所由名則薦血之釁徽也祭之而祝其神愈徽美也塗血之釁隙也祭之而祝其神保其物之無釁隙也此經趙注云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卻因以祭之曰釁而集注仍之夫鐘鼓有釁隙必不成音自當改鑄更冒以血塗之曾何所補此亦謂神保護其無罅隙耳○若無罪而就死地若字訓如者多有彷彿之意牛不能言以人心度牛之心故曰若○誠有百姓者誠字作真字解不作實字解與子誠齊人也同猶言真個是蚩蚩之氓淺識處是哂百姓以小人腹度君子之心者文

氣一直貫下注分作兩截似多然字一轉矣○以小易大彼惡知之言王既以羊易牛則似愛之者百姓安知王之不忍乎○我非愛其財是一句而易之以羊也是一句此十一字不可作一句讀言我非愛其財而竟易之以羊也非愛其財是其心易之以羊是其迹半解半疑不自知其何心者在○此○無傷也孟子既難之以牛羊何擇又解之以無傷也言是無害於道理耳此句與百姓之言無干涉○仁術是行仁權宜處不忍一牛是仁曲全不忍之心不為禮所妨礙即仁術不宜以牛得全鐘得釁乎說孟子只重全牛不重釁鐘見牛未見羊亦只重見牛上蓋見則不忍己形不見則不忍未形彼此相易委曲以全其不忍之心非術而何○聞聲見生就耳目分言之是一套事聲亦謂生時之聲也不必為臨死之哀鳴○此心謂前日以羊易牛之心合猶足也上文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故王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文糸部給相足也合與給通故趙注以足字釋合字○說苑辨物篇云三十斤為一鈞百鈞三千斤也約畧當我千斤○明足以察秋毫之末尚書堯典烏

獸毛毳，枚傳曰：毳，理也。毛更生整理，周官司裘疏引鄭注：同是鳥獸之毛，皆生於秋，故夏言希，革秋言毛，毳，明夏時毛羽脫落，至秋更生也。新生之毛，其細可知，故古人言細，必稱秋毫。注謂毛至秋而未銳，小未詳其意。○挾山超海，皆取齊境內之地，設譬北海在齊北境，乃縈入之海，其北匡望幽遼，故有超海之喻耳。非謂極北之海。○挾泰山為長者二句，各先揭二事，以狀其不為不能之異。繼以語人曰：是用倒句法。若順下則當云：語人曰：挾泰山以超北海，我不能。今挿語人曰：三字于中間文之警策也。上文有復於王者曰：云云，此再提譬喻，故變文以行之。○為長者折枝，與肢通。折枝如斂手屈膝折腰之類，只是卑幼常用之禮貌耳。注折草木之枝於禮似無據，且於長者二字不切。○刑于寡妻，寡妻與寡君寡人同。周公直錄文王之言，故有此謙辭耳。○以御于家邦，御通作訝，訝之言逆也。周官小宰職：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鄭注曰：逆，迎受之。又司會職：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注曰：逆，受而鉤考之。此經御字，毛傳訓迎而鄭箋訓治，治即受而鉤考之之謂。周官鄉師職：

以逆其役事。注曰：逆，猶鉤考也。御之徑訓為治，猶逆之徑訓為鉤考也。尚書顧命篇：御王冊命，正義引鄭注曰：御，猶嚮也。蓋亦即迎受之義，而引申之，相迎故相嚮也。御之為享，止猶御之為嚮。古訓引申，往往如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此受上所引詩，則古之人斥文王。○權然後知輕重，五句權是活字，謂權之也。度亦活字，音鐸，與下文度之度同，謂度之也。凡物皆有輕重，長短必權度之，而後可知。今王愛物之心重而長，仁民之心輕而短，是失其當而不自知也。故欲其自省度之心為甚者，謂心之當度甚於物，非謂心之難度甚於物也。度字上下相呼應。注本然之權度，似鑿空。○抑王興甲兵，抑抑上起下之辭，是姑舍權度輕重之說，而別發端也。不當以權度輕重作說。下節倣此。○危士臣，搆怨二事，纔可論快不快也。若興甲兵未得論快不快，且是二事所由生，非可平說者。注因本文有三件，偶云三事已，勿泥。又注以是為快句，過當。蓋此二事實人心所不快，孟子亦知王之不快也。特以快詰王耳。故王答以何快也。此節只詰問所以興甲兵之由而已，無他說。下節求吾所大

欲王被詰問而吐實情而已亦無他說○便嬖謂
 便於容而順於人也若嬖幸之稱則在後一層非
 此文所指○豈為是哉是疑詞非反語與上文可
 以保民乎哉之哉同○緣攀而升也鳥巢在木魚
 潛在淵緣木而求魚是求魚於鳥巢可得乎引喻
 意蓋如此○殆有甚焉殆近也非發語○齊集有
 其一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
 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
 地方二千里蘇秦侈言齊之強大孟子言齊小弱
 故一言方二千里一言方千里大抵俱約畧之辭
 太山至渤海南北不足千里自清河至琅邪東西
 不止千里絕長補短計其積數約方千里故曰集
 有集會也○蓋亦反其本矣蓋與盍古通擅弓重
 耳謂申生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又曰然則蓋
 行乎又柳若謂子思曰子蓋慎諸史記孔子世家
 亦曰夫子蓋少貶焉皆何不之義其本者闢土地
 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之本也本字即照五畝
 之宅云云下文盍反其本是反覆言之前後本字
 無兩樣但發政施仁說得虛制民恒產說得實發
 政施仁說得籠統制民恒產說得直切耳注做兩

本說支離○欲藏於王之市藏謂居積○欲疾其
 君言欲困苦其君也即願讐之之意或以疾作憎
 惡之義則欲字不可讀○有恒心不失恒心也無
 恒心失恒心也○焉有仁人在位二句焉有字與
 也字呼應而字輕襯貼當如之字看○樂歲終身
 飽謂樂歲內身以飽終也與單言終身者不同○
 王欲行之承
 請嘗試之來

Blank area for annotations on the right page.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章

通篇養局至末結出主意格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

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

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

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曰王之所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

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臣請為王

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

國字稍寬是對臣語

去國字斬截是對君語

先從百姓起具三峽倒流之樂聲潮蘇海

有自來矣

一賓一主兩段俱用
倒煞筆陳凌空熟此
自不患平板

衆莫衆於一國之百
姓則其莫甚於與一

言文

卷一

孟子

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

則王矣

國之百姓同樂而以
則王矣三字注明其
庶幾鬱之愈遲醒之
愈快

與起處兩庶幾相應

此章單重末節同樂則王一句他前面三番四覆都是此意却步步用虛含用暗寫用對照以跌出此意開口好樂甚三字便含同字意庶幾二字便躍然此虛含法也二句連呼叠喚而同樂則王意已指點一番而中間同樂不獨樂兩段意亦便躍然此暗寫法也中將獨樂情景描寫一段次將同樂情景描寫一段雖不明言獨樂不若同樂而兩兩相形其不若意又便躍然此對照法也一路用虛含用暗寫用對照直至結處纔正唱同樂則王二句收出主意熟此可悟文家養局之法齊王欲聞好樂甚而庶幾之說孟子不與直陳忽着獨樂樂兩段問答此文家急脈緩受之法中二大本說鼓樂忽又聯寫此田獵此文家觀筆夾寫之法兩大段中一反一正描寫情景而鐘鼓之聲等句反復重用不換一句此文家換意不換句之法中間獨樂同樂二段俱從百姓之所聞所見以及形為歎嗟發為頌禱上描寫直至末處煞出不同樂同

孟子

卷一

孟子

樂來此逐段倒煞法夫何使我句正指下父子不
相見二句反喝在上而以下二句找足此三句倒
裝法因鼓樂而喜無疾病今先以疾病句呼起此
句倒跌法文勢用順便寬緩用倒便警策古人云
鍊句乃不傳之秘正謂此也末節百姓二字收上
兩節內四百姓字今王今字直應今之樂今字與
上兩節內四今王字通篇叠用六個今字都與齊
王口中先王二字對針○孟子最善辯亦最善詰
問獨不若與人少不若與眾已將與民同樂方可
樂意令王自己說出然後止用一點便明此是極
好諷諫的疏割亦是輕省活動的文字○一段
寫民之怨實實寫出怨來看夫何使我至於此極
也二句又悲憤又氣咽一時聲淚俱下覺得真若
有無數人在旁詛况怒罵焉者一段寫民之喜實
實寫出喜來看吾王庶幾無疾病二句又關心又
放懷一時眉開臉笑覺得真若無數人在旁拊
掌稱慶焉者此為第一寫生手段後世惟史遷稍
能彷彿餘子遠不逮矣○夫何使我三句一氣讀
不可停斷吾王庶幾二句中間着不得不然二字
解者當自為領會也○以無疾寫民慶幸真說得

好便覺君與民成了一個人雖父子骨肉不過是
矣○寫鼓樂又舉田獵固是推拓及之而其取類
亦非鶻突車輶而馬嘶鸞鳴而和應恰與樂音相
似翟羽之鮮美旌旄之翩翩恰與舞儀相似舉來
伴說殊妙○暴意蓋以王之好樂為不是故問孟
子突然一許說個甚字令人不測對齊王照樣不
易一字又令人不測至王問可得聞與即宜實言
其故下却用兩層翻空文字又令人不測臣請為
王言樂一句鄭重之極看到此處以為下文必是
講如何甚如何何庶幾矣下却不用實寫而用虛寫
不用順寫而用倒寫更令人不測○與民同樂之
實即前章五畝之宅云云也妙在只就樂言樂絕
不實鋪一句
空靈之極
由古之樂也由猶通○以夫子告顏淵用韶樂而
放鄭聲例之則今之樂與古之樂必有辨矣然孟
子置之不論止以樂之大段道理說到與民同樂
上此中見其苦心亦見其大本領也○二樂字音
注不可易上樂鼓樂也左傳成公九年晉侯問伶
人曰能樂乎與此同下樂音洛樂在王不在眾若

依金仁山上音洛下如字則眾亦既與樂之與下文疾首蹙頰意相礙注中獨樂與少樂二樂字亦當如字讀○注以頰為額誤也額頰也頰鼻莖也二字原不相假借且人心喜說則眉揚而頰蹙愁苦則眉皺而鼻莖蹙易頰為額反矣○極如六極之極言禍難之窮極也○吾王庶幾亦近辭也百姓不能親見王故推度之如此○民至疾首蹙頰是民不樂矣王尚能樂乎此不與民同樂之故也民至喜色相告是民皆樂矣王能不樂乎此與民同樂之故也○末節同樂之樂亦音洛為是或以注無音又有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語遂讀如字注意或然非本文之意也

文王之囿章 雙呼雙應格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

於傳四字圓活

一問其大一對其小奇峰轟起

然後敢三字亦寫出可畏意

特曰為阱字甚奇險則其弊不止於不與民同而已

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說○出○極○止○大○道○理○

此雙結法與後好貨好色章同而雙呼雙應則此章所獨○此章亦以與民同之為主○孟子文章初間極奇後却極平實如賢者而後樂此好樂甚則齊其庶幾及此章是也○民猶以為小也○驀地作奇語全在下邊申說得妙孟子多此機權作用於救世為苦心於行文為慧舌○齊王意中先有寡人之囿故問及文王之囿孟子意中先有與民同之故答以於傳有之齊王曰若其大便見寡人之囿皆大須得他言外之意○民以為小便見他人之下若遽接今王之囿則平板矣忽從臣始至於境起則文有峰巒韓公往往用此法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其實亦齊東野人語耳。孟子蓋識王，援此以為自解，遂倒把做話柄。黃緣以開誘他，是權教也。注認為實事，謂在三分有二之後，何等呆看。於傳有之，不必拘做古書。野史俗說，亦是傳。孟子只任他錯，不與抵辨耳。芻者飼牛馬之草，蕘者供燃火之草。說文：蕘，草薪也。國門之外，有郊，郊外有關，如是而已。勿以百里制度作解，又注引禮入國而問禁，曲禮作入境，蓋臆記誤。

交鄰國有道乎章 上下兩截一意貫串格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

從道字提出仁智從仁智說出樂天畏天從樂畏說出保國保天下寫盡仁智之妙即寫盡交鄰之道

仁者引湯文兩人作證知者引太王句踐兩人作證勇者引文武兩人作證局奇而整

王方以其好為疾不知民却恐其不好跌進一步正與疾字宛

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

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

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

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

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

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

恐王之不好勇也。

轉關生

孟子論

卷一

孟子

上段文勢融和如春風之扇物下段文勢雄厲如駿馬之下坡○保天下恐彼民之不安也保其國恐吾民之不安也後幅血脉前幅未嘗不貫通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以天吏奉行天討正善用仁知處前幅血脉後幅未嘗不貫通○細玩通章神氣齊王兩層言語只是一層意孟子兩層言語亦只是一意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原是齊王本色亦孟子之所素知也交鄰國之問原是憤疾之談意謂鄰國互相侵伐除命將興兵攻城攻野之外我實無法可處也然則此問原因好勇而生也孟子早已窺破此旨故正言仁知之道以抑其血氣之勇迨齊王不能自克而以有疾好勇明白供吐而後以無好小勇駁之其所謂王請大之以下云云者與前數章賢者而後樂此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一樣機鋒蓋曰王而好勇殊是如斯方可耳小勇則斷斷不可好也如此看來前後原只是一意○不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還是仁知以交鄰國為妙前半正言也後半反語也後國之問隱語也○有疾好勇明言也後之明言即藏

於前之隱語也此齊王之意也看破此旨則孟文之奇妙不煩詳疏矣
 小事大文字小見於左傳注蓋據此解事小為字小也然本文事小分明是奉事非字養故宣王得以好勇辭之耳夫能事小者則事大不足言矣能事大者未必能事小是仁知之分即云字小恤小亦是知者分內之事何貴於仁哉注非○小之事大是理之當然亦勢不得不爾也若大之事小非勢使之然也亦難言理之當然已大而彼小不必事之可也唯仁者之心正大公平不自見其國之大至誠惻怛絕爭競之念滿腔子不嗜殺人之心矣故能事小自無忿怨也即以事小為理之當然則亦大輕易無以見仁者大過人處○畏天為畏天之威則樂天為樂天之德也樂天含弘光大也畏天小心翼翼也○畏天之威國君之分當然故引詩單證畏天不必補樂天意講○莒詩作旅誤也莒旅協韻若作其旅徂旅則須其徂協韻而一韻又無二旅則詩下旅字當依孟子作莒謂爰整其旅則周之起師在阮既侵之後可知也謂敢距大邦則密人既不受命可知也周禮春官典命

孟子論

卷一

孟子

穀圭以和難密阮共莒皆周之鄰國蓋密將侵阮
 文王使人問之而密人距不受命卒以侵阮又往
 侵共又往侵莒於是文王怒而整旅以按止密人
 使不得往莒此毫無黨比貪利之意純是濟弱之
 事故曰厚周家之慶答天下之心也○惟曰其助
 上帝是推天意言之尚書多此例寵尊居也夫天
 之為民置君師也其心曰其宜助上帝而尊寵之
 於四國武王曰我受天寵作下民之君師以助上
 帝天下何敢有踰越其志者乎○衡行與橫行同
 放肆無忌憚之意○而武王亦一怒云云書中無
 怒字故加而
 字以補其意

見孟子於雪宮章

通篇援引以証本意格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
 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

同樂二字一篇主意

從樂字對面添出憂
一層更周到氣厚

好樂章純用虛頓是
奇峰此純用實詮是
正傳合觀之可悟文
心之變

師行句是發端故用
而字五言特立

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
 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
 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
 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
 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
 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
 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黜明昏讒，民乃作慝，方命虐
 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亾，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

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此當與前保民而王章參看。與後逢蒙章例看。保民章援引牽牛一事立案於前。以為通篇議論之本。此章則先發議論於前。以後援引景公問答以証之。一引在前。一引在後。故當參看逢蒙章先斷

羿之有罪。以下引子濯孺子事以証之。與此章先發明同樂意。以下引晏子之告景公以証之。同一格法。然逢蒙章起處。但說羿之有罪。其取友必端意。在引事中點出。此是借寶明主之法。此章起處。已提明憂樂同民。以下援引。不過層層點出。此意。此是借寶証主之法。逢蒙章於援引子濯孺子事

畜君者好君也。欲齊王納諫之意。隱然言外。而本句只釋無尤二字。一似絕不及齊王者。妙妙。

後不繳轉正意。一句羿之不端。令人言外自喻。此章援引景公事。未用一結。然只釋畜君二字之義。指點出晏子忠愛其君。則孟子進言之心。亦於言外令人自思。故當合兩篇例看。賢者亦有此樂。乃用人不得。則非其上。引到當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極小。題能大發揮。於此可悟。後來歐公豐樂亭記。范文正岳陽樓記。皆本此。○今也不然。一節因上夏諺。遂亦用韻語。隨情興會所至。無所不可。○然後逐巡狩述職。隨說隨釋。下段說畢。流連荒亡。象下段。向未結住。上段以為諸侯度結住。下段說為象。下文情真。乃各盡其變。上說流連荒亡。文勢拖沓。隨用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三句斬釘鐵文字。結住此文。家相救之法。○說至樂以天下。如此可王意已畢矣。忽引景公晏子一番問答。又寫景公聞言。即行。又寫相說作樂。且并指出樂章樂名。寫得濃郁。深至之極。而結處止如引詩句。釋之。截然便住。更不再作。一語將上文如引許

孟子論衡 卷一 奎文堂

說語盡化為輕雲飛烟筆墨真入化境矣

元和郡縣圖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臨淄即齊故都蓋雪宮齊離宮之名為游觀勝迹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即是宣王延見孟子於此非就見孟子也○賢者亦有此樂乎與梁惠王賢者亦樂此乎一例猶云賢君亦有此樂乎非指孟子言○有字承有此樂乎之問言賢者亦有之也與上章交隣國有道乎對曰有公孫丑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同一例注太深看似誤○人不得則句是發端泛說下數句乃分折其是非者此處未當講主意○不得而非其上二句用上句陰助下句非平說○樂民之樂謂人君視民之所歡樂即樂之也民亦樂其樂即上章所謂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也之類是也憂民之憂二句亦放此意○樂民之樂四句以一國而言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又開拓一場非微上文○轉附朝儼皆山名司馬相如子虛賦云且齊東有巨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蓋之罘即轉附也之與轉一聲之

轉之之為轉猶之之為旃也罘與附古音通罘之為附猶不之為附也秦皇漢武所游自琅邪而北則至之罘成山自之罘成山而南則至琅邪齊景欲觀乎轉附朝儼轉附即之罘也朝儼即召石山也召石山與成山相近而召石與朝儼聲音相近計其自齊都臨淄一千三百里抵於海復自海一千一百餘里至瑯邪凡二千四百里以春秋之侯封而騁其雄心肆其遠畧如此真從前所未有或疑今青州為齊地若萊州則萊子國登州則牟子國皆非齊有恐齊景不得任其車轍馬跡所之殊不知萊國已滅靈公十五年所以晏子對景公言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聊為今聊城縣攝為今博平縣姑大沽河尤小沽河一出黃縣一出掖縣實齊之東界也惟今寧海州文登縣尚屬牟子國要亦不過蕞爾附庸素服役于強大者何難登其山而臨其海乎○先王觀與觀民風之觀同○無非事者一句揅在中間意繫於上下晏子承景公先王觀之問從巡狩述職說起此是天子諸侯一大遊觀也固非無事而空行也至天子省耕斂於畿內諸侯省耕斂於國中此又境內一小遊觀也亦

非無事以病民也。○遊豫互文，自遊行謂之遊，自
豫樂謂之豫，其實一也。休助亦互文，補助即休美
○師行而糧食，師只是衆，不必拘為二千五百人
旅中之食，兵食總謂之糧，非必裹齎然後為糧，又
與糗異，此言以民間之粟為糧，看下弗食弗息句
可見大衆隨行到處取供億，而民飢勞疲弊也。○
昏讒昏猶皆也，率也，謂民皆相率而謗，與相字稍
有分辨，云相謗則是一謗，一被謗者。○民乃作慝
邪慝悖亂之謂也，左傳日入而慝，作言叛人驚君
也，字義可証，注不切。○方命虐民，命者先王安民
之命，方放同廢棄也，堯典方命圮族，西漢章奏引
用多作放命。○為諸侯憂，古注以為列國諸侯得
之，僖公四年桓公欲循海而歸，輶宣仲謂申侯曰
師出陳蔡之間，供其資糧，靡屨國必甚病，霸者之
世役小役弱不可勝言，豈但徵百牢索三百乘而
已為諸侯憂可謂甚矣，然此節本受夏諺而言之
故對上文為諸侯度立辭如此，其實晏子意崇戒
景公則為諸侯憂猶曰為下之憂耳，注以附庸縣
長充諸侯恐泥，景公之時唯楚僭王，而其臣稱公
餘國無是例也。○樂酒若樂山樂水，即好酒也。○

亡當讀為芒，荀子富國篇芒輒慢撻，楊倞注云芒
昧也，或讀為荒，是荒芒義通，故淮南子詮言篇曰
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流連與荒芒皆古之
恒言，從流下而忘返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
連，連與流一也，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
芒，芒與荒一也，流連荒亡亦猶上文遊豫之比，只
是互文，必逐字為之說則失之泥矣。○惟君所行
緊頂先王無流連之樂二句，以結比先王觀一問
不是雙收上兩段所行猶云所當效。○出舍于郊
只是次舍行興發之令，即省耕省斂之舉矣，非自
責不寧之謂。○徵招角招蓋因音制而名焉，不必
有為民為事之意。○畜君何尤，尤咎也，何尤猶言
有何咎我哉。○畜君者好君也，孟子釋詩且以自
寓焉，說文媼媼也，孟康注漢書張敞傳云北方人
謂媼好為媼，畜與媼通，說文媼說也，故媼好謂
之畜，相說亦謂之畜，又謂之好，畜君者好君也，好
畜古聲相近，畜君何尤，即好君何尤，祭統云孝者
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孔子問居及坊
記注並云畜孝也，釋名云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
悅好也，畜孝好聲並相近，畜君者好君也，泂水者

窮民一段本與上文
平分六項却又衍開

洪水也皆取聲近之字為訓後世聲轉義乖而古
訓晦矣○此章分為兩截前截言憂樂當與民同
之後截則引景公晏子以實之憂樂與民同之者
為諸侯度憂樂不與民同之者為諸侯憂晏子之
言即孟子之意也末又舉景公之能聽於晏子以
諷切之抑管晏孟子所蓋稱而茲詳及晏子對景
公一段故實者以雪官曾為先齊君臣游
觀之處就逆事以為鑒則其言易入也

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一頭兩脚格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
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
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

特提王者

一篇之骨

對舉變句亦對舉

又添出四層上五層分叙此四層總叙又變

對舉變句亦對舉

又添出四層上五層分叙此四層總叙又變

散說悽惻動人

將貨色與王政說得
水乳交融真異樣出
色驚人之筆而其實
本平平無奇也唯道
理爛熟於胸中故橫
豎說來無非妙義以
平實之理化作奇警
之文吾於孟文嘆觀
止矣

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
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滢獨王曰善哉
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
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
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于戈戚揚爰方啓行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
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

頭出同民

頭出同民

頭出同民

頭出同民

頭出同民

頭出同民

孟子論文 卷一 三十七

之於王何有。

讀此篇須知文章有立柱之法。行王政是主意，則文王治岐節是一篇柱子。以下因好貨而說到與民同行，王政也。文章立一柱，縱橫說去，到底不出一意者，如此。又要看他有段，顧母之法。明堂二字是一章原頭。明堂係周天子所作，則周家積德累仁，以成王業。於此可見三段內不泛言古帝王，但引文王、引公劉、引太王、以三聖人皆周之祖宗，皆明堂之所由來。則段段說行王政實段段顧着明堂二字，以勸他行王政。文章顧母之法如此，又要看他段段有分寸。法蓋孟子教齊王行王政，而齊王實諸侯也，豈必以天子期之不知王政是隨時隨地皆可行者。故三段內不引武王成王事，而但引文王之治岐、公劉之遷邠、太王之至岐，皆言王業所由基。以見諸侯亦當行王政。文章分寸之法如此。○要看三段內用三個昔者，三個詩云，此是遙對整齊之法。然首段先詳叙文王之行王政，至末引詩云：証之下二段先引詩詞，以下就詩詞以釋之。此是接

引變化法。○公劉好貨而與民同，引詩之言積倉餼糧，諸語尚渾，故特點明民之富足，則其與民同之意可見。太王好色而與民同，引詩只證得箇愛厥妃而與民無與，故必須補出無怨無曠，然後方見得與民同。其好色也。○文章妙境須於奇難極阻人所思路不通措手不得處發一思想轉一筆自。然不同所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也。只如王以好貨好色對他人，當此畢竟撇去好貨好色，纔有話頭。若就好貨好色，更無入路。孟子却搭上一云：好貨可玉，好色可王，豈不奇妙。天開突兀驚人。○此章引詩之法，劉向得之而為災異封事，韓愈得之而為上宰相書，皆雜引諸詩，斷章取義，成文。然亦非創自孟子也。

此明堂則天子巡守之行宮而已。其制雖相倣，佛不能如國中明堂之備矣。荀子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楊倂注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嶽之下，會諸侯為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是楊氏以方嶽之明堂即觀禮之壇，然壇者隨地會

諸侯之所但為壇壝無復宮室周不巡守四百餘年壇壝豈復有存何待宣王之毀故知壇之與方嶽明堂似同而實異也蓋壇亦倣明堂為之又加略焉事至而築事過則毀耳楊氏以此義釋荀未為得也又引築帝宮以釋荀近之矣○孟子意固在勸王政今就明堂一問輒黃緣說出王政蓋宣王之問只在毀不毀內而孟子之答則實存於毀不毀外此意須善透看○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此關市非無征也夫大利之所在不為之限制則民必趨之而反足以致爭奪奢僭之害故必有所取以抑之若民方困則不妨盡以予之故關市譏而不征者文王時不如是不足以為難如殷之虐而齊宣時不如是亦不足以採當時之為暴也此便因時節宜處耕者九一亦然○犛孤立之義犛獨只是單獨包鰥寡孤獨四者不耑指老而無子者周公曰文王不敢侮鰥寡孟子此言大發明周書之義○啓行首途也○古公亶甫毛傳云古言久也亶甫字鄭箋云諸侯之臣稱君曰公二說是也周人詠詩而所詠之公乃在殷之世豈非久乎○古

者馬以駕車駕車即不得云走馬今古公亶父曰走馬此時已變乘為騎矣蓋創造之初不敢自安宜不乘車然踐行則岐地險阻徧歷為難故用單騎也且姜女不堪勞苦也或謂騎兵始于戰國之初不知滕文公好馳馬則必前此已有馳馬者國策趙武靈王好騎射則必前此已有騎射者騎馬騎射於此見之不必於此始之也故春秋泌之戰晉師敗績趙旃以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則一人一馬明是騎馬魯昭在齊時左師展將挾公使乘馬而歸所云乘馬止騎馬也公羊傳載齊景公言昭公于野井據鞍為几則齊景騎馬可知論語載孟之反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則孟之反騎馬可知誰謂騎馬始戰國邪○今岐山縣為古岐周地在鳳翔府東五十里東北至西安府豳州百二十里岐山在岐山縣東北十里岐水在岐山縣西北四十五里東南至扶風界入於漆西水即漆水也太王胥宇循此在西之漆水涯岸嚮北行又嚮東行至岐山下也非此日始至岐下特以胥宇而諦審耳宇即土宇之宇注胥相也是相人相劍之相宇居也是居室居室之居○自莊暴至明堂五章

止是一意皆發揮保民而王之旨也。丁寧反覆懇切纏綿。王好樂好。好圍好勇好遊好貨好色。止是一箇大欲作崇。欲者人情所固有也。故孟子不教王斷欲。但勸王與民同之。

王之臣有託其妻子章。借客形主格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妙在前二問應聲如響。更覺得未句可笑。善於摹神。

此變調文字。以三如之何作章法。上二事雖設問。以發其意。然亦非泛舉。問話凍餒其妻子。使舍飢寒無告。影子不能治士。使舍刑罰。失當。影子四境之內不治。兼此二意。而妙在不露。此文家借映法也。○國策文字。其縱橫諸篇。槩雄豪不可羈絆。而有一種輕點冷逗。清微淡遠。絕不說煞而含韻。

無窮者。孟子亦然。大篇飄蕩。縱橫如名山。大川。此種小品。則卷石幽花。清疎閒冷也。上文云王之臣。則棄者放棄。而不用也。○周禮鄭注。士師主察獄訟之事。士察也。○總注。趙氏失輕重。可刪。

所謂故國者章。實主夾說格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例補妙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

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

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

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以喬木引至世臣。以世臣引至親臣。文氣甚從容。

如不得已一節。是綱。下兩段是目。

用之去之兩段。是主。殺之一段。是賓。

賓位中却拖一句上
二段俱從此影出尤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此篇因齊王輕於進退賢才而發。通篇重一慎字。下兩個未可也。四個勿聽。六個然後。俱是寫慎字之神。文章用虛字傳神之法。如是要之進退賢才之國君。即是好惡同民之父母。故結以為民父母。又用然後二字。所謂趨勢作收也。○三段內連用三個察字。正與前識字對針。齊王說何以識便有輕忽之意。孟子說然後察。便是鄭重之心。齊王欲舍之於後。何不慎於之先。文之針鋒相對。處無懈筆。中間三段只換數字。便各一意。所謂換意不換句也。三段文法段段用疊。三段內句法又句句用疊。疊法之妙。盡於此矣。○故曰國人殺之也。一句明束可殺一段。暗束用之去之二段。古人文字

簡古止說一面而數面俱到。若必曰國

人用之。國人去之。國人殺之。則冗矣。
孟子見齊宣王。宣王絕例。與見梁惠王見梁襄王同。曰字須引起。○宣王之齊。是田齊。非姜齊。國雖故。而世臣或無之。況乎宣王。今無親臣矣。則豈得後有世臣哉。孟子乃從容進戒如此。○不知字做不省字看。只是恬不以為意之意。○不得已四字。是形容所願欲而弗得。不然之意。如不得已四字。是形容語。將使三句。是申解語。蓋尊威不必賢。則不得不進。用卑疎之人。然是事體不輕。苟有過差。則人心畔怨。故尤可慎重者云爾。注分疏。常禮非常。未安夫進賢舉能。安得云非常禮。○未可與勿聽。有別私譽不輕信足矣。至於嫉賢。便斷然勿聽。纖毫猶豫不得。○去之。與上文舍之不同。舍不用之也。去罷之也。○故曰國人殺之也。蓋原春秋書法云。

湯放桀章 論斷格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用一夫字換他君字
用誅字駁倒弑字針
鋒緊對道理森然

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
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
也

於傳有之四字甚活與文圍章同○若只云應天
順人從武王這邊寫不從商紂那邊說似乎紂雖
無道儼然君也究何解於弑君之罪乎孟子直從
對面提出賊仁賊義謂之一夫則天理上無有這
個君人心裏無有這個君則紂在當日自絕於天
下而為獨夫斷斷不是君矣殘賊之一夫既不為
天下君而仁義之武王天下皆戴以為主乃謂為
紂之臣安可乎故以至仁誅至不仁以至義誅至
不義以非其臣者而誅非其君天理既順人心自
安孟子精義入神故明目張膽發揮至此世間亂
臣賊子何得藉口未兩句驚魂動魄老蘇以為其
鋒不可犯此類是也○不曰不仁不義而曰賊仁
賊義字
法極警

注放置也然放以放於此為言置以置于彼為言
自有不可混者○答語單及紂者舉重以兼輕也
然亦受臣弑其君之問來

為巨室章

三個則字正見不用
一意思索
一義分作兩層譬喻
絕妙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
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
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
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
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
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為王不用而發姑舍女所學句是正面前後都用
譬喻而文法變換又無板對排偶之迹所以妙絕

河之度
未領五冠即下引

五以月以取之
齊王身騎天及五干

是不當取故末節數語極力緘深不當取的光景
 然又妙在不極力止他取只亟言取後有許多可
 慮處立言又高出宣王數倍○人力不至於此下
 不點天字即於下句中帶出省文法○武王文王
 引語迂緩得妙不然便嫌促迫
 無味○豈有他哉正駁倒天字
 齊宣王伐燕事孟子所親見也國策在燕則宣王
 在齊則潛王史記以為潛王通鑑以為宣王當以
 孟子為是黃氏日抄曰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
 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
 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
 宣王者也此一事也齊潛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
 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
 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與者也此又一事也按齊
 前伐燕在周顯王己丑燕易王元年後伐燕在周
 赧王丁未燕君噲七年齊之伐燕雖有二而七篇
 所述確是後伐燕之役有不可不辨者世家載燕
 噲讓國于子之三年國大亂眾人恫恐百姓離志
 故曰今燕虐其民文公何有也其辨一文公卒于
 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斯時燕豈無君也者

孟子謂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易王安在也其
 辨二燕民世被召公之深仁固澤於姬姓獨後亡
 觀他日燕人畔可見齊伐我喪而一再曰葷食壺
 漿以迎王師是謂不知燕其辨三蘇秦說燕曰燕
 地方二千餘里說齊曰齊地方二千餘里故曰以
 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乃僅取十城而曰今又倍
 地而不行仁政是不知燕亦不知齊其辨四燕噲
 之亂趙召燕公子職立為王所謂諸侯將謀救燕
 也若前伐燕時從約初解諸侯必不之救况齊即
 歸燕侵地又將何救之有而曰諸侯多謀伐寡人
 者而曰是動天下之兵也是不惟不知齊燕弁亦
 不知諸侯其辨五然則前後兩伐燕之皆宣非潛
 實無可疑者○以萬乘之國數句宣王自陳己之
 意也非或人之言○孟子援文武為證亦略據事
 跡言之耳非精討論文武之道故隨文作解可也
 未當深議焉張注傷於快利○葷食俱活字葷食
 壺漿謂盛食漿于葷壺也下篇亦與實玄黃于篚
 對並寫郊迎之狀語勢與一葷食一豆羹自別壺
 瓠也可用貯酒漿豳詩八月斷壺鷓冠子一壺千
 金皆同非銅陶之器○如水益深云云如是假如

之如非如似之如言避水火而益深熱則又將求
避於他也水火要切定燕國無主說避之者正藉
齊以圖存也齊不之存而取之係累父兄遷其重
器此即水益深矣火益熱矣不可泛指暴虐不行
仁義作郭廓
不切語也

齊人伐燕取之章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
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
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

急脈緩受，偏與他談
笑而道之。

只未數語是正答，前
大半篇是因他不聽
勿取之言，故與盡情
發露。

殺父兄四句預為末
段叙清來歷，後使省
手易於收拾。

猶可緊承速字對上
將字正應待字。

曰：後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
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箪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
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
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
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
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民望之二句為上書詞描畫，若時雨降，又先描畫
而後引書以誅君弔民實事夾在中間，於顛倒作
對中又一貫直下文法奇絕。○天下信之至雲霓
也句寫其師未至之民情歸市者不止二句寫其
師已至之人事。○齊之伐燕原非弔民引湯一段
連他從前伐燕之非俱為補出。○若時雨降，貼后
來其蘇雲霓總是驟雨時模樣，不曰望雨而曰望
雲霓欲下用若時雨降語故藏兩字於雲霓內在

作文家自當知之。○王速出令節乃正答他何以待之無待諸侯法。只有待燕法待燕乃所以待諸侯也。

國策云齊破燕趙欲存之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又云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此天下諸侯謀齊救燕之事也。○天下信之蓋揮出一句以提大意耳。○其蘇在商書未然詞今引為已然詞其字如乃字看○凡物之小者謂之兒嬰兒謂之倪鹿子謂之麋小蟬謂之蜺老人齒落更生細齒謂之齶齒義並同也。○謀於燕衆謀字照首節謀字看蓋諸侯謀議未決王速謀於燕衆置君此先着不可後也。○猶可及止也及者不愆時之謂迨天下之兵可止之時也莊子曰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造語相同。○自王之臣至伐燕六章是孟子去齊張本王顧左右而言他姑舍汝所學而從我用賢之意荒矣伐燕之諫又不行所以去也。

鄒與魯閔章 上下對照格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今而後既幸反之巧。又恨反之遲頓斷重。讀理為下淚。

穆公言有司之死皆民之疾視以致其死。孟子言民之死實有司坐視其民以致之死。穆公開口言吾有司。孟子開口言君之民。穆公言三十三人。孟子言幾千人矣。針鋒正相對。○次節孟子口中只

歸罪有司末節方說君行仁政蓋鄒君之虐其民
自不便當面斥言只用君行仁政句一轉他自隱
然可悟耳○上慢上字意中指君口中只說有司
○前語只歸罪有司不便斥言君之不仁也而一
則曰君之民再則曰君之倉廩實府庫充亦自隱
隱打動○夫民今而後句接得跳脫之至今而後
言其遲也○民莫之死反有司乎反君
也君不得而反故反助君為虐者耳
閔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閔字從門下丁
豆反與閔不同劉熙曰閔構也構兵以鬪也說文
云鬪也○誅不誅上當各補一欲字看○疾視有
快之意疾視至不救乃其罪狀而可憎者注此
處未當露民怨其上意蓋穆公慮未及此○凶年
與饑歲同必兩言之者言非一年也於文亦宜然
○戰國時邾改為鄒鄒本邾也其爵次於魯者僅
二等哀公七年魯貢八百乘之賦于吳邾亦六百
乘是其賦減於魯者二百乘耳故以比邾構怨為
世敵仇竟與春秋相始終始至孟子時而猶有與魯
閔之事按新序載穆公食不重味衣不列采自刺
以廣民親賢以定國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豈穆公

尊信孟子以行仁政而民皆親其上歟觀夫君者
民之父母一言則不徒國策所載養鳥以糝為富
邦之計也邾魯相距僅七十六里孟子之游當自
鄒始蓋授徒講學大約居魯之日多而曹交得聞
人皆可為堯舜之說遂欲假館鄒君則此時在鄒
也任氏約旨謂鄒穆公卒乃應滕聘者說似足信
特以孟子為即
鄒人則誤耳

滕文公問章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
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
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國君死社稷此自不刊之義故孟子前後皆以此
告滕君也○此下三番問答當在滕文問為國之
後鑿池築城豈果足以存國蓋為國之道前已言
之矣果能力行王政而又加鑿築則無事之時井

文公不求盡其在已
專靠他人作生活故
孟子勉以守死一徹
一頓靈便之至

田學校有事之時深溝高壘保國之方盡乎此矣故曰則是可為也○民何以弗去緣有井田學校在也如此看並次章為善二字皆有著落大凡看書須就聖賢所已言而思及所未言且當就現在之言而合以從前之言若死於句下則聖賢之言有多少滲漏矣孟子於齊宣交隣之問則答以事大事小抑其暴陵之心也於滕文事齊事楚之問則答以鑿池築城振其怯弱之氣也言各有所當而理則歸一矣

齊人將築薛章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緩緩留住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先探過一步歎動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

苟字大轉

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苟為善以下是正意引太王一段是實意君子三句蓋恐文公以迫於強齊不容他為善為慮故為之打穿後壁也○孟子主意全在彊為善一句而起手先從太王緩緩引証一層又從為善後世必王急急轉進一層再用停頓法以圓其意然後一筆跌出彊字以而已二字結住句句跌頓筆力如鐵

孟子意謂特患不能為善耳苟為善雖使其不得已而避如太王亦且子孫有王者矣井田學校設誠而致行之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王可必也而又何恐乎猶有說焉君子有創業垂統之事而無圖度天命之心功之成不成皆有天在故在今日君只強為善而已矣如彼築薛之齊置諸不問可也○築薛在周顯王之四十八年以七篇證之孟子是年在滕也孟子適滕在去齊之後前所見者已宣王則此時安得更有威王紀年以為威王者誤也孟子去滕之魏去魏復至齊後所見者仍是宣王則此時安得先有湣王史記以為湣王者亦

誤也。然則所云齊人當指宣王，蓋威滅邾以封成侯，忌宣滅薛以封庶弟嬰，至是而奚仲之祀始斬也。戰國策載靖郭君將城薛矣，以客海大魚之諫，乃輟城薛，列傳言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而文果代立於薛，豈是年嬰欲城不果，至文立而乃遂城之歟。

滕小國也章 借客陪主格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入。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

勿論無地可遷，民從如歸，市非文公所能據，上兩段合觀，已無待於擇矣，却說請擇，妙妙。

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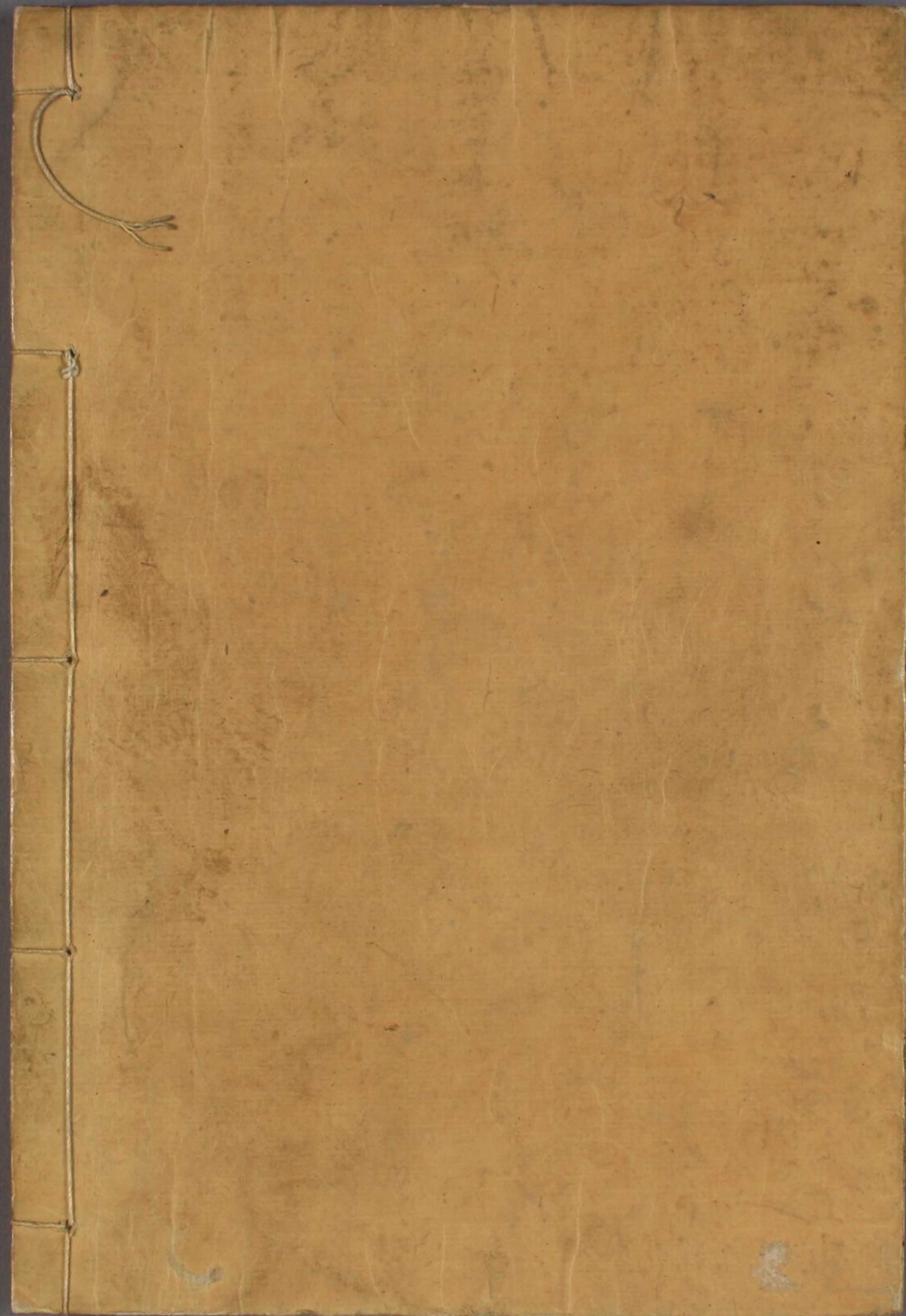
借賓陪主，先詳後略，錯綜不拘，末用一語作結，似寬而實緊，極鞭逼之勢，仍留不盡之情，峭壁懸崖，可以喻此妙境。○說個梁山岐山，便見大王有地，可遷，非滕之今日無地可遷者比，即遷矣，亦必若太王之仁，人從如歸市，而後乃不妨遷，不然則寧效死而已，請擇之說，本逼歸一路，非游移兩可之見也，細思應自得之。

則不得免焉，則字做亦字看。○何患乎無君，是與民訣別之言。○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兩縣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皆是於孟子之梁山無涉，此章梁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太王當日必踰此山，然

意亦已該括兩番俱用複述而妙在段段變化文章詳略得體之法於此可悟焉○樂正子告孟子之賢於平公故欲見之而文偏突如其來曰魯平公將出又突如其來曰樂正子入見若先將樂正子之薦在章首叙出然後叙平公將見孟子則平順矣此無端陡起末節方補點出克告於君一語不惟筆法省淨抑且布局變幻史公之補序追序皆此妙也○行止非人所能不補天字而天字於下句點臧氏之子不補人字而人字於上句見此省筆法亦互筆法

臧倉者用者字鄙之也○臧倉稱孟子嬖人之辭也樂正子稱孟軻君子之辭也○臧倉以後喪踰前喪毀孟子則孟父之沒孟子年既長矣列女傳載孟子三遷之事蓋孟父宦游而孟母自遷其家也○前以士四句不是問辭乃是折倒平公語○毛詩巧言篇亂庶遄沮傳云沮止也○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與論語道之將行將廢參看或字中便隱含天字不宜將使尼著人上說別推出所以行所以止一層○不遇只是不得合遇不必拘面見○平公欲見孟子斷在去齊之宋去宋歸魯之日

也孟子再去齊已知道之不行也聞宋王偃行王政遂復之宋見偃終不足與有為不旋踵而即歸魯蓋自是而數十乘之後車不復傳食諸侯矣聞樂正子為政喜而不寐者喜道不行於身猶得見於及門也○此篇凡二十二章合之是一篇大文字以仁義為主中間所言無非仁義之事歷叙孟子之見梁王齊王不用繼至鄒不用滕國危無可用歸魯而又不遇末以天字結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明收一章暗收全篇見凡不遇於齊梁諸國皆天也序書之法高妙如此



井竹添先生手錄

孟子論文

全七冊

東京

奎文堂版

